



刘属仪 著

火烧黄鱼圈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火 燒 黃 魚 圈

刘 鳳 仪 著

刘 文 昌 插圖

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

1960·長春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两篇描写科尔沁草原上儿童团对敌斗争故事。

“火烧黄鱼圈”写儿童团成群子、二蚱、小锁他们被地主独眼龙抓走，被圈在三面环水的黄鱼圈孤岛上，敌人知道了小锁子是农会主席的儿子，就狠毒地割掉了小锁子的左耳，但孩子们在尖锐的斗争中更加坚强起来。儿童团又救活了陈寿高叔叔，陈叔叔是游击队员，他领导了儿童团的斗争，最后儿童团团长成群子在黑夜里闯进了敌人的营房，认识了做饭的爷爷，与“布谷鸟”在大柳树下接合，夺得了火柴，火烧黄鱼圈，他们和陈寿高叔叔脱离了险境。

“大雪纷飞的日子里”写儿童团冒着严寒和饥饿，用勇敢和机智护送了工作队王莉同志脱离险境去养伤。

这是一本对少年儿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良好读物。

火 烧 黄 鱼 圈

刘凤仪 著

刘文昌 插图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北京大街)

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2 1/2

字数：38千字

印数：1—30,000册

1960年9月第1版

1960年9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91·412 定价：(5) 一角八分

目 录

火烧黄魚圈..... 1

大雪纷飞的日子..... 32

火燒黃魚圈

一九四七年夏天。土改运动鬧得最激烈的时候。草原上的天气忽然变了，变得非常非常的坏，滂沱的大雨下了好几天，綠青青的草原生出了許多白亮亮的大泡子；从村子里逃跑的地主富农，糾集的还乡团土匪，跟这雨水一样，也变得猖獗起来，到处搶，到处杀，无恶不作。工作队的王莉同志說：“这是土匪作最后掙扎的时候。”

风雨的草原上跑着四匹騎馬，好象四只雄鹰在飞翔。这是江灣村的儿童团成群子、二蚱、小鎖子和石头。他們在帮助牧馬人东海爷爷寻找牲口。东海爷爷放的牲口都是农会的，被昨天的暴风雨冲丢了十几匹。儿童团四个孩子足足找了一整天，把丢失的牲口大部分都找回来了，就剩两匹小馬駒子还没找到。現在天黑了，草原上东海爷爷睡觉的屋子里籠起了火。东海爷爷一边往火堆里扔着干柴，一边抖动着手高兴地说：“成群子，你們快把湿衣服脱下来烘烘。来，这儿有的是青苞米，烧吧，香着哩。吃饱了你們就都睡在这里，

等明天早晨回村子。”

“爷爷，我們还要找那两个小馬駒子去。”

“啊，那两个小鬼东西不会跑远了，一会儿，我自己就找回来了。”

成群子他們高兴地把湿透了的衣服脫下来。然后，圍着火堆烧青苞米吃。

青苞米对这兒的孩子來說，不算什么新鮮东西。可是，今天不知为什么变得特別香。四个孩子狼吞虎嚥地吃着。东海爷爷紧了紧腰帶走出屋，去找那两匹小馬駒子去了。

孩子們吃完了苞米，感到疲倦了。他們熄了火，費力地爬上炕。炕烧的非常溫暖，不蓋被子也不感到冷。开始，他們說些逗趣的話。一会儿，他們就进了梦乡。

孩子們睡到半夜，小屋子的窗門猛然天崩地裂地响起来。接着，冰冷的风雨貫进来，象黑熊的舌头，一下子把孩子們舐醒啦。粘在一起的眼皮还没等睁开，头还糊里糊涂的沒清醒过来，有一群人闖进来，在他們头上恶狠狠地罵起来。

成群子是第一个清醒过来的。他大声地問道：“你們是什么人？”

对方是这样回答他：“兔崽子，不准动！誰动，把脑袋扭下来！”

“不好了。土匪！”成群子想进行攻击，去摸他的老“鉄

公鷄”，可“鉄公鷄”已經不在了。

土匪在屋子里打起了手电。命令孩子們下地穿衣服。咸群子在地角落里找到了自己的衣服，衣服还象水洗一般湿。他摸着湿漉漉的衣服稍微犹豫了一下，一个大个子土匪猛地朝他踢了一脚。

孩子們本来都很惊恐，再穿上这冰冷的湿衣服，都立刻哆嗦起来。小石头害怕地叫起来：“东海爷爷！你在哪？来土匪了！”

“閉嘴，兔崽子！再叫割掉你的舌头！”

土匪用馬鞭子將孩子們赶出門外。外边廣闊的草原万籟无声，漆黑一片。北风卷揚着細雨，冷极了。房前的两个拴馬桩上，拴着土匪們备着鞍子的馬。馬脚下躺着一个人，动也不动，眼尖的孩子們認出来，那是东海爷爷。东海爷爷已經死了。他身上滿是粘糊糊的血。孩子們跑过去，趴在他身上，难过地流下眼泪。

土匪們逼着孩子們站上了队。那个大个子土匪，象牙狗聞騷味似地，在每个孩子面前停一停，嗅一嗅。因为是夜里的关系，他看不清孩子們的面貌；但是，孩子們可認出他，他是村子里逃跑的恶霸地主独眼龙。孩子們吓得不由地一顫。

独眼龙发出了公鴨一般的声音：“小杂种，你們要想活，

就听我的话。”他用手指着牲口圈：“去！打开圈栏，把牲口赶出来，随我们走！”

儿童团们沉默着不动。

独眼龙凶狠地把脚一跺：“快给我打开！”

“不！这是我们农会的马，凭什么赶走！”成胖子出来反抗道。

“住口，小杂种！”独眼龙“啪啪”地抽了成胖子两马鞭。

成胖子冷不防，弯腰拾起一根青柳，猛地朝独眼龙的脸上打去。二蚱、小锁子、石头也跟着打过去。这是个鲁莽的行动，孩子们吃了个大亏，被土匪打得头破血流。在土匪的刺刀下，孩子们含着眼泪走到马圈跟前，丧气地抽掉三道木头



圈栏。牲口听到圈栏声，懒洋洋地走出来。

草原啊，草原，海洋一般的大草原，现在好象变成了一口枯井。馬群跟孩子們如同在枯井里，踉踉跄跄地走着，走着……

二

雨住了，天晴了，鮮紅鮮紅的朝霞，打雨水洗过的青蓝青蓝的天边上放射出来。草梢上的露水珠，象孩子的眼泪一样，晶莹莹地滚来滚去。

土匪們將成群的他們連同馬群一块圈在江边上的老黃魚圈里。老黃魚圈离江灣村大約有四、五十里路，三面是水，象个孤島，是科尔沁草原頂偏僻的地方。土匪們把守的才严哩！不然，那三面圍着的水对这些孩子們來說，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一口气就可以游过去。可是，在这层水的外边还有青柳，在青柳的那边就是还乡团土匪的暗地堡，暗地堡一个挨一个，密密麻麻。里边放哨的土匪看見人影就要开枪的。孩子們象籠中的鳥兒，在里边扑来扑去，怎么也出不去。

孩子們被困的第二天，土匪头子北天王露头啦。他长着一对老牛眼睛，跟鈴当那么大，还有一脸黑森森的大連面胡子。他用指头弹着肚皮，凶吆吆地說：“兔崽子們，等着吧！給你們农会那个姓王的女八路和农会主席李清海老东西去送

信吧，叫他們来贖你們。一个人一百块大洋！小王八羔子們可挺值錢。嘿嘿，不拿大洋来就别想活着回去。哈哈——哈哈——”

北天王身后站着的是独眼龙，这家伙活象关帝庙里十八层地獄里那恶鬼，真吓人。北天王用指头弹着肚皮走了。独眼龙朝孩子們走过去，那只紅瞎瞎的单眼轉了轉，狠狠地将四个孩子一人推了一跤，哈哈大笑地走开了。

这四个孩子不是普通的孩子，都是儿童团。他們有八路軍叔叔的勇敢和机智。有工作队王莉同志那样的对革命事业忠誠的心。不管北天王和独眼龙怎么凶，他們都不害怕。瞧，成群子手一岔腰，朝那两个鬼东西的背影吐着唾沫。小鎖子把手比做刀那样，嘩一家伙从天上砍下来。口里还罵：“王八蛋，砍破你們的天灵蓋！”

孩子們虽然沒把土匪放在眼里，但是他們也很忧愁。愁的最厉害的是小石头。石头家是中农，爹媽就他这么一个儿子，平素沒吃什么苦，現在这么个环境他有点儿忍不了。他总是将头插在干草垛里，偷偷地流眼泪。

一个中午，成群子、二蚱、小鎖子欢天喜地地从水塘边跑回来。每人手里拿着一样东西，笑咪咪地站在小石头跟前，一齐叫道：“石头，給你。”說完，成群子向他递过来一个泥猴。二蚱向他递过一条二龙出須的馬兰鞭子。小鎖子打背

后变出一只呱呱叫的小水鴨。石头打草堆上蹦起来，含着眼泪笑了，高兴地接过伙伴们給他的东西。

他們四个正欢天喜地地玩着。忽然从水塘边上的草丛里，跳出来一只长耳朵灰兔。

“兔！兔！蹿哪——”

四个孩子一齐追过去了。追了很远一段路，灰兔鑽进一个干草垛里。

“回去吧，不要理它了。”二蚱說。可是，成群子是个坚决的人。他說：“不，一定捉住它。”

成群子跑到干草垛跟前，用力地拨着乱草。拨着拨着，一个軟綿綿的东西碰在他指头上，他吃惊地猛然直起了腰。叫道：“瞧啊，这是什么？”

孩子們圍了过去。枯草里露出一块黑紫色的肉。

“拔草，快！”成群子命令道。

啊，象是一个人的尸体赤裸裸地露出来了。孩子們吓得后退了好几步。

“他的皮肤为什么这样难看？”小鎖子指着那具尸体，声音颤抖地問。

“一定是用鞭子抽的。”成群子說。

“不，是用柳条。你們看，胸上那块痕迹跟柳叶一样。”二蚱爭辯着說。

“我好呕心。走吧成班子。”小石头捂着嘴說。

成班子搖着头，声音低低地說：“这准是王八蛋土匪們打的。”

这时，机灵的小鎖子好象发现了什么秘密，驚訝地叫道：“你們瞧，他的胸脯好象在动。”

孩子們往那尸体跟前湊了湊，仔細一瞧，激动地喊道：“是。是在动。”啊！那颗微微跳动的心，终于又把孩子們吸引过去了。但是他們几个都变得窒息了，紧张地連气都喘不出来。还是成班子第一个鼓起了勇气，用手抹掉那人脸上的碎草末，然后出神地瞧着那副打得紅肿肿的脸儿。瞧着瞧着，他觉得好面熟，但一下子又認不出来。这是誰呢？成班子想啊，想，忽然他睜圓了眼睛，叫道：“叔叔，陈寿高叔叔！”

这的确是陈寿高叔叔。他是柳条沟村的农会主席，在一次扫匪的战斗中，被土匪俘虜来了。土匪給他上了好多刑。最后灌了辣椒水，他就昏迷过去了。土匪以为他死了。有的主张給他一枪。有的說，他死了就算啦。于是，把他扔在这个枯草堆里，叫野兽吃掉他。

成班子他們又惊又喜地貼着陈寿高叔叔的脸叫着：“叔叔，叔叔，你睜开眼，別怕，你瞧，是我們。”他紅肿的眼睛，紧紧地閉着，动也不动。

孩子們都紧张起来。成班子急的用拳头拍着大腿：“二蚌

你去弄水。小鎖子快把咱們吃的土豆拿两个来。”

成群子跟石头两个費了挺大的劲翘开了陈寿高叔叔的牙齿，然后，把土豆攪成糊給他灌进去了。……

当天晚上，孩子們背着土匪把陈寿高叔叔背到他們附近的一个干草垛里。从此，在他們的細心照料下，陈寿高叔叔一天比一天的硬实起来。

过了几天以后，独眼龙又到孩子們这儿来了。他問：“你們誰是李清海的儿子？”

孩子們当然会知道誰是清海大伯的儿子。可，他們一看独眼龙不安好心，就都装着不搭理他的样子說：“我們不知道誰是？”

独眼龙虽然跟这些孩子住一个村，因为他平素大門不出，二門不进，尽在家里养肥，所以他不認識小鎖子。眼下，他一看孩子們这付神气，火啦，大声吆喝着說：“这小杂种在哪？快說！我要他的脑袋！”

成群子的心突然哆嗦了一下。他想，土匪偏究小鎖子做什么呢？他用眼扫了一下小鎖子，还好，他很鎮靜。成群子放了心。随后，他又暗暗地用手捏了一下二蚱和石头。他俩也明白他的意思了，誰也不看小鎖子一眼，眼睛直旺着独眼龙。独眼龙看成群子他們不回答，象个大叫駟似地吼了起来。因为成群子是独眼龙最討厭、最仇恨的孩子，所以，他首先

朝成群子揚起了鞭子。成群子咬住嘴唇，心里狠狠的罵：“奶奶的，打吧，小祖宗就是不說。”独眼龙气的没办法，终于披头蓋脸地抽起来。把成群子抽的可地滚，但还是不說。气的他又抽二蚱。抽完二蚱又抽小鎖子、石头一頓。独眼龙以为这頓抽，准把几个小家伙吓唬住了。可，孩子們还是咬着牙齿一个字不吐。独眼龙这家伙气的把鞭子往地上一摔，将大蓋枪上的刺刀卸下来，結結實實地攥在手里，朝孩子們一揮：“小杂种，說不說？不說我宰了你們！”独眼龙把明晃晃尖溜溜的刀尖首先頂在成群子的胸脯上：“說，兔崽子！”成群子身子一搖，罵道：“操你祖宗！”独眼龙一脚将他踢倒在地。成群子躺在地上，怕他們仨吃不住劲，一边揉着伤，一边哭咧咧地說：“我們儿童团不是小熊包，不怕你唬，你錯啦！”

二蚱、小鎖子听了成群子的話，腰板拔的溜直，絲毫不显得害怕。就是小石头有些慌神，望着独眼龙的刺刀，哆哆嗦嗦地直往后退。他越害怕，独眼龙就越吓唬他，就越把他逼，一直逼得他无处退了，就扯着他的胳膊逮走了。小石头狼嚎似地哭起来。

三

独眼龙开始給石头上刑了。就象給大人上刑那样，把他綁在拴馬桩上，用青柳抽他的肚子，叫他說他們当中誰是农会

主席的儿子？石头不說話，閉着眼睛哭。从前，工作队的王莉同志給他們儿童團上課时，常常說：“出賣同志是叛徒。最可耻！”現在，這句話在石头的脑子里轉来轉去。有时，他疼的受不了了，要說出来，但話一到口边又害怕地咽了回去。

小石头勇敢地挨过了这场酷刑，到底沒有說出来。

現在，独眼龙把他領进一个暗地堡里。里边黑咕隆咚地象一口井，什么也看不見。

慢慢他的眼睛好使了。他第一眼看見的是一顆火星。他胆怯地朝火星走去。到了跟前一看，原是独眼龙坐在一条板凳上抽着烟，火星就是他嘴巴上的烟头火。这下子，駭得石头后退了好几步。

独眼龙命令石头走到暗地堡的一端。然后又叫罵着讓他背靠牆脸朝着他。

独眼龙离石头五步远的地方站下了。他伸手从怀里掏出一个閃光的東西，石头認出来那是一只比指头还长一点的手枪，枪口忽然瞄在他头上。石头吓死了。吓得大声地叫起来：

“媽呀——媽呀！”

“兔崽子，站住！”

小石头一边“媽呀媽呀”的叫，一边在暗地堡里糊乱地莽闖起来。無論他怎样跑，怎样跳，那个黑色的枪筒儿总是对

着他的头。

独眼龙凶恶地罵道：“小王八蛋，說吧，說出来就放了你！”

小石头跑着，忽然在地角落里摸到一块硬土块，朝着独眼龙的头抛去。与此同时，响起一个震耳欲聋的枪声。

小石头吓得不会动了。坐在地上哭喊起来。末了儿，在独眼龙的威逼下，他终于說出来誰是农会主席的儿子。

小石头被独眼龙逮走了以后，成群子他們替他捏了一把汗。“坏蛋土匪会不会杀了他的头？”三个孩子正嘁嘁喳喳議論的时候，独眼龙又从那边赶来了。这回来的不是他一个人，前边走着石头，他悽悽厉厉地哭着。后边还跟了两个装凶的土匪。成群子鼓励着伙伴們說：“王八蛋不知又要什么花招啦？我們小心，別怕！”二蚱和小鎖子咬着嘴唇答应着。

他們来到了跟前。小石头抱着脑袋哭，哭的連話都說不出来。而独眼龙却笑咪咪的，跟成群子他們連話也沒說，猛地将手朝小鎖子脖子上一捏，就拖走了。孩子們刚想上前去搶，跟来的那两个土匪用枪把孩子們拦住了。成群子急的簡直要疯了，不顧命地又朝前扑了好几扑，每次都被两个土匪踢回来。二蚱气的什么不好听，罵他們什么。两个土匪端着枪監視着他們，慢慢就看不見小鎖子的影儿了。

小鎖子走了以后，成群子和二蚱問小石头，他在哪說了

些什么話？小石头只顧哭，哭得死來活去，什麼也沒說出來。

，坏蛋土匪，說不定要斃了小鎖子哩！成群子他們默默地听着枪声，心里砰砰地直跳。但听了很久也沒有听到枪声。这，多少叫孩子們放了些心。

到了晌午，小鎖子还没有回来。孩子們想，糟了，一定叫独眼龙給害了。正在焦急的时候，忽然，远处传来一个凄惨的声音。他們一听，那是小鎖子的声音，成群子难过得如同刀尖扎在他心上一樣，他和二蚱跳着脚哭罵着。他們想跑过去，可，那两个土匪不讓他們出去。頃刻，小鎖子从那边跑回来了。孩子們朝他一看，臉皮都吓青了。呀！小鎖子左边的耳朵沒了。被土匪給割去了。剩下的耳朵根子流着带沫的血汁。成群子什麼也不顧了，撕破了衣服給小鎖子包耳朵，誰知越包他越疼，小鎖子失声地大哭起来。成群子和二蚱也都抱住小鎖子哭起来。独眼龙站在远处望着孩子們哈哈大笑，喊着說：“小杂种，再叫你爹当农会主席！”

監視成群子他們那两个土匪，挟着尾巴走了。其他的土匪也都进馬架子里喝酒去了。孩子們趁这个机会，装着拔草的样子，悄悄地溜到陈寿高叔叔的草堆那儿去了。孩子們經常借着拔草的机会跟陈寿高叔叔联系，听他的指揮。陈叔叔的伤好多了。不过还不能走动，日日夜夜趴在干草堆里，儿童团給他送水喝、送飯吃。陈叔叔精神好起来以后，就总是